旁白:

浸满夜色的大街上，来来往往都是陌生而淡漠的面孔。

江边的巨幅广告在夜幕的衬托下更加璀璨，在水面投下一片碎金。我忍不住想象未来有一天，Pristine的广告也会出现在那里。

刚才积压在心底的委屈在这个想象中融化了几分。没关系，早就知道这条路很难，但我也早就确定了想要追寻的目标。

我让自己从可悲的心情里挣脱出来，蹦跳了几步，仿佛已经摆脱了现实的沉重。

然而好像还是有点想哭，心底某处依然又涨又酸。

我被几种难以名状的情绪拉扯着，后知后觉地发现身后好像一直缀着脚步声。

想起之前被跟踪的经历,我立刻警惕起来。

等那脚步声逐渐靠近，我暗自蓄起力量准备攻击回去，然而猛地回身眼前除了一盏路灯照耀着巷口，别无他人。

我:

难道搞错了?

旁白:

我疑惑地转回脑袋，但没有因此放松警惕，快步拐进地铁入口前的通道。

或许是因为已经接近未班地铁的时间了，长长的通道里没有一个行人。

我快步走着。忽然的，一阵不同寻常的微风掠过，好像有人从我的背后撞过来!紧接着，一只手陡然伸向我的面前，我的眼前一片漆黑。

我:

! !

旁白:

我本能地挣扎起来，但很快意识到，捂着我眼睛的人和背后袭来的人并不是同伙，反而正在缠斗。

糟了，竟然是两拨人，眼下先让他们互相消耗彼此的体力。我昏沉的大脑暂时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。

抱着我的人横起一脚，踹倒了几个人，连带着我的身体也飞了起来。

就是现在，我立即蓄起力量，猛击他的手臂和胸口。

噼里啪啦―阵击打在他的身体上，对方吃痛地弓起背。我咬紧牙关，想要用全力给他一手肘。

??:

唔——!

旁白:

声音听起来那么耳熟?我挣脱开来,看着面前熟悉的身影，愣了愣。

我:

查理苏?

查理苏:

力气这么大，我确定你是真的要谋杀亲夫。

旁白:

他吃痛地揉了揉被我袭击的前胸，眼中闪过一丝揶揄。

我呆呆地看着他,好半天都没能回过神来。

被危险激发出的防御力陡然散去，勇气好像也在瞬间流失得干干净净。我蹲下身，眼泪滴滴答答落下。

他被我突如其来的泪水弄得有些手足无措，连忙蹲下身，摸着我的头。

查理苏:

好了好了，欺负你的人已经滚了，没事，不要怕。

旁白:

语气像是哄小孩，耐心又温柔。我的眼泪更加止不住。

我:

他们跟了我一路，路上都没人，我一开始特别害怕，呜呜呜……

查理苏:

那我们追过去再揍一顿好不好?

我:

不、不了，已经被你打跑了……

旁白:

他好笑地看着我，没再说话，只是一直蹲在我身边。

哭累了，渐渐恢复理智的我开始感到一丝难为情，只好把脸埋在双臂之间，磨蹭着不敢抬起头。

查理苏:

哭得鼻涕泡都出来了。

我:

有纸巾吗?

旁白:

他摸摸口袋，没找到，心一横，直接把外套脱了下来。

我接过来，也没客气，直接擦了擦鼻子又塞回他怀里。查理苏的脸色顿时千变万化，最后还是忍住了。

查理苏:

现在好点了吗?

旁白:

我点点头，抹去脸上的潮湿，终于抬起头来。

我:

我其实也不是那么没用对不对，我刚才、刚才还帮了一个女孩。

查理苏:

谁敢说你没用，我的未婚妻全世界最厉害了。

在被你保护的人眼里，你就是从天而降的英雄。

我:

但我又被人跟踪，还差点被他们抓到，怎么这么难啊……

旁白:

想着想着，强烈的委屈涌上心头。

我:

为什么我不是个成熟的大人呢?

旁白:

我讨厌应酬,讨厌赔笑，讨厌说违心话。

我:

我就想简简单单地工作，我讨厌所有意外。

不要对我有期待，我一点都不勇敢，别再给我压力了我就是胆小鬼。

为什么长大这么累，我不想总是假装很高兴，假装没事，我根本忘不掉。

旁白:

我好想什么都不管，谁可以带我走……

查理苏静静地听着我倾诉，在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，抚了抚我的脊背。

查理苏:

你等我一下。

旁白:

他从不远处的地上捡了一小块石子，重新回到我面前，在地上涂涂画画。

我:

你在画什么?

旁白:

他只一笑，没回答。我仔细看，终于从歪歪扭扭的线条里看出了一只小鸟。

两只眼睛亮闪闪，身后是一轮太阳，脚下是波光粼粼的湖泊，嘴里还叼着圆圆的东西。

我:

这是什么?

查理苏:

你猜。

我:

精卫填海吗?

查理苏:

不是，是一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鸟。

旁白:

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不解地看着他。

查理苏:

这是曾经有个人和我讲的故事。

因为天生与众不同,这只小鸟感受不到寒冷，也不喜欢小虫子。

他最喜欢吃爆米花、喝巧克力牛奶。

旁白:

说着，他点了点画上的湖泊，我才明白过来那居然是巧克力牛奶组成的。

查理苏:

但他为自己与别人的不同而苦恼。

哪有鸟不怕冷的，哪有鸟喜欢吃人类的食物?

他常常会感到怀疑，怀疑对外界的判断，怀疑自己的坚持和原则到底对不对。

旁白:

我忍不住笑了，那个和他讲故事的人，就是我。

我:

那后来，他是怎么想通的?

查理苏:

因为后来，他发现自己并不孤单，他的未婚妻是一只和他一样不怕寒冷、爱吃甜食的小鸟。

他的未婚妻还告诉他，哪怕被阻拦、哪怕和所有人不同，也要相信自己做的就是对的。

终于有人能懂我了，我们是全世界最最特别的一对小鸟。他这样想。

而现在，他的未婚妻开始怀疑自己了。

你那么与众不同，怎么能指望别人都懂﹖如果所有人都懂你，那才是平庸。

未婚妻，笑一笑。

旁白:

我的心里忽然泛起细密的刺痛，说不清这种感觉是什么，眼泪流在脸颊上，可这次是温暖的

我:

我很特别吗?

查理苏:

能和我成为最相配的人,你说呢?

旁白:

他那明朗自恋的笑容比平时更加闪耀，好像用力把我向上拉了一把，但我的心却依然不听话地向下坠。

我:

可是，成年人的世界哪这么容易。

就像你们医生，如果遇到讨厌的病人能不救吗?还是必须得救啊。

旁白:

我自顾自说着，没有看到查理苏骤然愣怔的神情。

我:

或许社会的规律就是这样，进入职场，就不得不顺应那些规则。

其他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，谁都有年轻气盛想要与整个世界对抗的时候。

与其负隅顽抗得遍体鳞伤，不如趁早想明白，这样也对我自己好，对吗?

旁白:

我语速飞快地述说着那些再正确不过的道理，仿佛这样我就能说服自己，就能把一切的不忿压进心底。

苍白的灯光下，查理苏就这样安静地看着我。

最终，他平静地开口。

查理苏:

你真的相信这些话吗?

你真的相信这些被人创造出来又压榨所有人的条条框框吗?

要多成熟才叫成熟?

旁白:

我呆呆地望着他，好不容易压下的疑问又稍稍抬头。

查理苏:

像我这样的，你觉得成熟吗?

旁白:

我想点头，最后又变成摇头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
查理苏:

我在你眼里到底怎么回事，一会儿成熟，一会儿不成熟的?

我:

就是很难界定。那你觉得自己成不成熟?

查理苏:

不知道。很矛盾。

十几岁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成熟的人。

可是后来年纪越来越大，我却觉得自己还很不成熟。

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会成熟了。

当时也有很多人跟我说，你应该成熟一点，你都二十多的人了，为什么做事不能像个成人?

可是，谁说人一定要成熟，一定要什么年纪做什么年纪的事?

不能一直幼稚吗?

旁白:

他的眉头有一股不驯的气息，像张开獠牙的野兽，无论什么都不能动摇他心里顽固的理想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我也经历过跟你一样的时刻。很多次。

腰间忽然一紧，查理苏搂住了我。

那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些事情，开始变得极度自我厌弃。

我觉得所有的抗争都是无意义的。

还不如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，随便领领薪水，帮人看看病就好。

我就这样自暴自弃、普普通通地过了下去，我以为我会变得快乐，变得轻松。

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发现自己不仅没有轻松，反而更加焦虑了。

后来我想通了，我为什么要为了那些狗屁规则压抑自己，他们凭什么能定义规则是对是错?

鸟奋争出壳，蛋就是世界。谁若要诞生，就必须毁掉世界。

我:

这是《德米安》里的话?

查理苏:

像不像别人对你说的话?你必须怎样怎样，才能像个大人。可他们自己都没活明白。

为什么要用别人的规则来限制自己?人只需要对得起自己。

我过的是我的人生，无论如何都是我的选择，结果是好是坏也是我自己承担。

旁白:

昏暗的灯光中，那双紫色的眼眸灼灼明亮。我想起第一次看着查理苏救人，那时的他和现在一样，始终燃烧着炽热而纯粹的赤子之心。

那燃烧跳跃的模样宛若初生，让人难以想象它曾经经历了多少濒临窒息的磨难和考验。

我:

查理苏。

查理苏:

嗯?

我:

你做医生，是不是比我难多了?

查理苏:

怎么这么说?

我:

其实，我是在认识你后，逐渐接触到了医生的生活。以前你们在我眼里就是白衣天使，离我很远。

高强度工作，缺少休息，承担着患者的生命，精神更是高度紧绷。

即使自己生病，也还要以拯救他人生命为先。可是医生也会累，也会害怕，对不对?

背负着太多东西，有时候下意识把自己当成机器。

可就算你自己没有感觉，身边的人却比你更担心你会不堪重负。我多希望你也能休息休息。

旁白:

我感慨着，没有看到身旁查理苏一直在看我，眼里的光芒不断闪烁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你启发了我。我似乎一直以来都忽略了一些事情。

旁白:

查理苏凝视着我被灯光映亮的侧脸。

我看不出他对自己有什么心疼和怜悯，他好像一直追寻着什么，不受自己控制，连这副身体都不过是梦想的容器罢了。

或者说这梦想就是他的生命本身，他接受它的安排，就像接受自己的命运一样自然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。你还记得吗?我曾经当过消防员和记者。

我:

当然记得。

旁白:

我用力地点头，查理苏看着我一本正经的样子笑了。

查理苏:

我总是想起过去，我失败过很多很多次，但我没法忘记那些事情。

旁白:

查理苏给我讲起了他的过去，背负着千夫所指的埃西诺医生、化工厂中无辜牺牲而又百口莫辩的消防员们，还有那个孤僻却执著的维欧老头。

查理苏:

我去找过上司，也找过州长，还尝试联系所有我能找到的新闻媒体发声。

但最终什么也没有改变。

维欧就这样死在了被强拆的屋子里，但所有人都说，他早就已经死了。

他分明是被害死的。

从那天起，我发誓一定要记住这件事，有朝一日，我一定要揭露这件事的真相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的确把这件事情写了出来，但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。

维欧无亲无故，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多年前死去的疯老头。

而他曾经的土地也建起了新的高楼，人们享受着新楼的便捷。

没有人会想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往事。

旁白:

查理苏的眼神中写满了疲惫，我知道这并不是因为今晚，而是多年以来他的努力与失败始终压在他的心头。

我踮起脚尖，轻轻地撩开他低垂的碎发。

我:

查理苏，你累不累?

旁白:

我以为他会摇头，调侃一句查医生没有累的时候，可我没想到他居然愣住了，仿佛从没有人这样问过他。

我:

我的肩膀可以借给你。

旁白:

突然的安静让我有些心疼。

查理苏:

我不知道。

旁白:

长时间的疼痛是会让人麻木的,而长时间的麻木是终结的序曲。我多么希望他能对我倾泻些什么。

我:

那么你觉得累吗?

旁白:

查理苏点了点头，一脸诚实的模样。

我:

对不起。

查理苏:

为什么要向我道歉?

我:

先前我只是因为你愿意去做而支持，但我其实没有真正意识到你的难处。

旁白:

忽然间，我想起自己曾经在医院门口救下的那个女人.

我:

我也……我也救过一个人。

旁白:

我举起双手，凝望着掌心交错的纹路。

我:

救人的感觉真的很神奇，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

旁白:

我重新握紧双拳，像是要把那份好不容易拾起的坚定揉进身体。

我拉着查理苏的手，向着空旷的夜色大喊。

我:

查理苏就是最好的医生!

他救了很多很多人!

旁白:

我转头看向查理苏。

查理苏笑着点了点头。

我们肩并肩依偎在夜风之中。

查理苏:

我的未婚妻是全天下最棒最努力的设计师!

无论她想做什么事，一定都能做得最好!

旁白:

查理苏像我一样，对着空气大喊出声。

宣泄之后，好像有什么沉重的负担伴随着我们的喊叫被甩得一干二净。我们相视一笑，查理苏向我伸出了手。

我握住他干燥温暖的掌心，破涕为笑。

我:

你今天好不像你。

查理苏:

这就不像我了?我还有很多面。

我:

比如?

查理苏:

比如挥金如土的富家公子，比如认真负责的白衣天使，比如杀伐果断的霸道总裁。

我:

噗……

旁白:

我被他逗得笑个不停，刚才的悲伤和沉重在不知不觉中一扫而空。

我不知该怎么表达那种庆幸，在心情落入最低谷时，恰好有他陪伴在身边。

我:

谢谢你。

查理苏:

不客气，我更想听你说喜欢我。

我:

……

旁白:

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被他拉回了独属于我们的嘻嘻哈哈的气氛里。

虽然我明白，我可能做不到永远幼稚而勇敢。哪怕此刻已经下定决心，一旦踏入名为社会的战场，还是难免丢盔弃甲。

因为我没有他那样逆流而上的勇气。去争取想要的生活，去斗争的勇气。

我始终在努力做一个讨好社会的人，但我这次不想丢掉内心的小孩。那是人最容易忘记却也最重要的初心。

是他给了我力量，让我知道我是那么独一无二。

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，我有多么羡慕他。

做一个虚伪成熟的大人太容易，可是永远保持幼稚和勇敢，真的好难。

想着想着，脸颊又落下两道暖流，但这次是释怀的眼泪。

查理苏:

怎么又哭了?不知道还以为我欺负你了。

我:

你就是欺负我，住我家，还不交房租。

查理苏:

我都说了以身相许，是你自己不要。

我:

赖皮。

查理苏:

我有没有跟你讲过，我到底多有钱?

旁白:

我摇摇头，伸出手指比划了一下。

我:

十个亿?

旁白:

查理苏的表情完全不屑。

查理苏:

这就有点看不起人了。

我:

那又不是你的钱。

旁白:

查理苏拧了拧我的脸。

查理苏:

怎么就这么小瞧我﹖我除了医生，也是有很多资产的好嘛。

我:

有多少?

查理苏:

看你财迷那样。

旁白:

他笑得臭屁。

查理苏:

也就让你十辈子吃穿不愁，挥金如土吧。

选项光:向他借钱

我:

那我以后要是辞职了，可以问你借钱开工作室吗?

查理苏:

只要你想清楚，随时都行。

旁白:

他的神情忽然变得正经起来。我原以为他会说随时向他借，或者让我回报点什么，没想到是这样一句话。

——只要我想清楚，他都会答应。

虽然知道我在说玩笑话，但他的表情好像真的很庆幸，仿佛占到便宜的人不是我而是他一样

我被他逗得忍俊不禁，牵着他的手摇了摇。

选项夜:假装抱大腿

我:

那我现在就去辞职!

没想到吧，我就是这种爱钱的人。

查理苏:

幸好我有很多钱。

旁白:

虽然知道我在说玩笑话，但他的表情好像真的很庆幸，仿佛占到便宜的人不是我而是他一样。

我被他逗得忍俊不禁，牵着他的手摇了摇。

分支结束

我:

查理苏，我饿了。

宴会上的菜根本就不是用来吃的，他们只喝酒，我每次都吃不饱。

旁白:

查理苏没想到我这么快就要兑现刚才的承诺，笑出了声。

查理苏:

想吃什么?

我:

夜市摊!

查理苏:

你能有点出息吗?

我:

夜市摊才是人间美味。

旁白:

我不由分说拉着他上了出租车,赶往光启市好评度最高的夜市。

因为这个夜市太火爆，一想到人挤人我就懒得去了。但现在有他在身旁，我什么都不担心了。

我们沿着道路两旁的摊位一家一家地吃过去，为了攒肚子多尝几份，每种食物只买一份，一分为二。

从麻酱爆肚到蚵仔煎，再从煎扇贝到椰子鸡，小小一条街，藏着天南海北的滋味。

在滋滋爆香的油烟中，我们交换了一个又一个餍足的笑容。

一不小心就吃到了十二分饱。

我们迎着微凉的夜风,在马路边散步消食。

什么都不必说，只是偶尔接触到彼此摇晃的手指，就感到无限的惬意。

走过街心公园，看到路灯照耀着空旷的儿童游乐区，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。

查理苏:

想玩?

我:

嗯。但是已经关门了。

查理苏:

幸好你遇到了我。

旁白:

在我惊愕的目光中，他身手利落地爬上了门边的矮墙，伸出手一把将我也拉了上去。

我:

我们这样会不会被监控拍到?

查理苏:

少废话，跳下来。

旁白:

他率先落到地面，朝着我张开怀抱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鼓起勇气向下一跃，正正好跳入他怀中。

滑梯实在过于矮小，我三步并作两步就走上了楼梯。

这样的高度甚至连俯瞰都做不到,我微微低头，就看到查理苏在滑梯的底端蹲了下来。

查理苏:

随便玩，我接着你。

我:

你不觉得我幼稚吗?都是成年人了，还玩这种小东西。

查理苏:

是幼稚。

旁白:

查理苏笑眯眯地仰头看着我。

查理苏:

但谁让你是我未婚妻呢，怎样我都喜欢。

旁白:

我笑着张开双臂，从狭窄的滑道上纵身而下，身体轻飘飘的，仿佛有种飞翔的错觉。

不出数秒，我就飞扑进了查理苏的怀抱之中，他笑着抱紧了我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接住你了。

旁白:

在我恐惧坠落的时候，他总是重新帮我拾起再次尝试飞翔的勇气。

我们就这样乐此不疲地在这个窄小的游乐园中玩了一遍又遍,直到醉意与倦意如潮水一般袭来。

我支撑不住，躺在查理苏的臂弯之间沉沉地睡去。

查理苏抱着沉睡的女孩从街心公园中离开。

走出街口，查理苏刚想张开翅膀，忽然停下了脚步。

查理苏:

陆总，看得开心吗?

旁白:

他转过身去，微笑着迎向身后的那道目光。

缓缓跟在后方的车应声停下，陆沉走下车。他双手环抱，暗红色的目光被镜片过滤得更加冰冷。

两人隔着几米的距离面对面站立着，隔着路灯形成的光影分界打量着彼此。

查理苏:

陆总挺闲啊。我还真不知道陆总什么时候养成了尾随的癖好。

旁白:

陆沉勾了勾唇角，脱下身上的外套，盖到女孩身上。

陆沉:

说到清闲，确实比不过查先生。

不过查先生这段时间已经麻烦她够久，该让她好好休息了。

旁白:

他伸手就要将女孩接到自己的怀里，查理苏猛地转身，阻止了对方的动作。

陆沉:

让一个喝醉的人这样在外面吹风，这就是查先生照顾人的方式吗?

查理苏:

要不是你跟在后面，我们现在已经到家了，陆总心里不清楚吗?

旁白:

陆沉微微眯起双眼，眉目间流露出一丝不悦。

捕捉到这点的查理苏扬起嘴角，似乎在欣赏眼前男人面具开裂的样子。

查理苏:

听说陆总公司似乎出了状况，要不要借你点钱?

陆沉:

查先生自身都难保，我不喜欢趁人之危。所以该松手就松手——

旁白:

他的目光一点点下滑，落在女孩身上。

陆沉:

别连累她。

旁白:

这时，驾驶座上的周严打开车门迈着有些紧促的步伐走来,附在陆沉耳边说了些什么。

查理苏:

陆总还是先处理好自己的事吧，别让自己成为她的危险。

旁白:

陆沉用食指指腹推了推眼镜，猝不及防间，一道红光如同利箭般射向查理苏的咽喉。

查理苏微感意外，侧身躲过那道突如其来的袭击。

黑色的羽翼自他背后展开,他微笑着看了陆沉一眼，抱紧了女孩凭空而起,很快就消失在了夜幕之中。

直到他们的身影彻底消失，陆沉才转过身，周严礼貌地微微躬身。

周严:

少爷，我们离开快半个小时了，王董那边——

旁白:

陆沉冷淡地警了周严一眼，关上车门。

就在陆沉的豪车疾驰而去的时候，街角转出了一个漆黑的身影，他冷冷地盯着对面那个瑟瑟发抖的小混混。

这是他雇佣来的人，但终究既无能,又不可靠。不，这样说倒也有失偏颇，王受皱了皱眉，是她身边的人，实在太多了。

许多次，他已经快要能够试探出她是否拥有和从前那个人一样的能力，却总是被打断，在万甄是那位陆董若有若无的开门声，在这里又是这位查理苏。

王受买了一份刷满酱汁的食物，是刚才那两人吃过的。他尝了一口，想要拿它与从前的珍馐比较，却发现自己早在三千年暗无天日的生活中，遗忘了食物应有的味道。

与此同时，查兆澎成为了今晚所有事件的最后一个知情人。他放下手机，揉了揉太阳穴。